

小說閱讀教學

香港中文大學
中國語言及文學系
黃念欣教授

講授大綱

1. 小說與現代社會
2. 讀小說方法舉隅：敘事學、互文性
3. 細讀實例
張愛玲篇：〈傾城之戀〉、〈第一爐香〉
4. 總結及提問

現代小說與傳統小說敘述模式的不同

中國古代小說在敘事時間上基本採用連貫敘述，在敘事角度上基本採用全知視角，在敘事結構上基本以情節為結構中心。

外來小說促成了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：現代中國小說採用連貫敘述、倒裝敘述、交錯敘述等多種敘事時間；全知敘事、限制敘事（一、三人稱）、純客觀敘事等多種敘事角度；以情節為中心，以性格為中心、以背景為中心等多種敘事結構。

〈祝福〉首段

舊曆的年底，灰白色的煙霧，在村鎮上，不時發出的閃光，在天空中，也顯出將到新年的氣象；爆竹的幽微，已沒有家，應該稱之曰「四叔」，但我也還即大罵其新黨。但是我

知道，這並非借題不送灶散然長什我罵多

久，我便一個人剩在書房裏。

把握說故事人（敘事者）的聲音（敘事風格、腔調）

張愛玲 〈傾城之戀〉

寫作背景 發表時間：1943年9月、10月

發表地點：上海

發表園地：《雜誌》

封面：〈論國產電影〉

〈世界婦女戰時生活〉

〈傾城之戀〉

傳統「寫作背景」對讀小說的啟示：

23歲女子從港返滬後的戰爭背景小說

與「戰地鴛鴦」題材之反傳統寫法

張愛玲（1920-1995）

作家背景

張愛玲的外曾祖父：李鴻章

「生命是一襲華美的袍，爬滿了蝨子。」——〈天才夢〉1938

細讀題目：何謂「傾城」之戀？

題目與主題思想

張愛玲於1942年終止香港大學的學業返滬，短暫入讀上海聖約翰大學後停學，投身小說創作，開展寫作傳奇。

香港淪陷：1941年12月25日香港總督楊慕琦投降起，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，俗稱「三年零八個月」。

「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。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，誰知道什麼是因，什麼是果？誰知道呢，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，一個大都市傾覆了。」

細讀開首：白公館的鐘為何慢了？

描寫與象徵

「祖父不肯出來做官，就肯也未見得有的做。大小十來口子人，全靠祖母拿出錢來維持著，祖母萬分不情願，然而已是維持了這些年了。……滌珠家裏的窮，是有背景，有根底的，提起來話長，就像是『奴有一段情呀，唱撥拉諸公聽』。」——〈創世紀〉

「上海為了『節省天光』，將所有的時鐘都撥快了一個小時，然而白公館里說：『我們用的是老鐘。』他們的十點鐘是人家的十一點。他們唱歌唱走了板，跟不上生命的胡琴。」

細讀出場：白流蘇是怎樣的？

對話與動作 「他們同時看了六小姐一眼。白流蘇坐在屋子的一角，慢條斯理綉著一隻拖鞋，方才三爺四爺一遞一聲說話，仿佛是沒有她發言的餘地，這時她便淡淡地道：『離過婚了，又去做他的寡婦，讓人家笑掉了牙齒！』她若無其事地繼續做她的鞋子，可是手指頭上直冒冷汗，針澀了，再也拔不過去。」

細讀出場：白流蘇是怎樣的？

外貌白描與氣質隱喻 「流蘇突然叫了一聲，掩住自己的眼睛，跌跌沖沖往樓上爬，往樓上爬……上了樓，到了她自己的屋子裏，她開了燈，撲在穿衣鏡上，端詳她自己。還好，她還不怎麼老。她那一類的嬌小的身軀是最不顯老的一種，永遠是纖瘦的腰，孩子似的萌芽的乳。她的臉，從前是白得像瓷，現在由瓷變為玉——半透明的輕青的玉。下頷起初是圓的，近年來漸漸尖了，越顯得那小小的臉，小得可愛。臉龐原是相當的窄，可是眉心很寬。一雙嬌滴滴，滴滴嬌的清水眼。陽臺上，四爺又拉起胡琴來了。依著那抑揚頓挫的調子，流蘇不由得偏著頭，微微飛了個眼風，做了個手勢。她對著鏡子這一表演，那胡琴聽上去便不是胡琴，而是笙簫琴瑟奏著幽沉的廟堂舞曲。她向左走了幾步，又向右走了幾步，她走一步路都仿佛是合著失了傳的古代音樂的節拍。她忽然笑了——陰陰的，不懷好意的一笑，那音樂便戛然而止。外面的胡琴繼續拉下去，可是胡琴訴說的是一些遼遠的忠孝節義的故事，不與她相干了。」

細讀出場二：范柳原是怎樣的？

暗場交代「范柳原今年三十三歲，父母雙亡。白家衆人質問徐太太，何以這樣的一個標準夫婿到現在還是獨身的，徐太太告訴他們，范柳原從英國回來的時候，無數的太太們急扯白臉的把女兒送上門來，硬要掙給他，勾心鬥角，各顯神通，大大熱鬧過一番。這一捧却把他捧壞了。從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腳底下的泥。由於幼年時代的特殊環境，他的脾氣本來就有點怪僻。」

「金蟬道：『那范柳原是怎樣的一個人？』三奶奶道：『我哪兒知道？統共沒聽見他說過三句話。』又尋思了一會，道：『跳舞跳得不錯罷！』」

「范柳原真心喜歡她麼？那倒也不見得。他對她說的那些話，她一句也不相信。她看得出他是對女人說慣了謊的。」

細讀出場二：范柳原是怎樣的？

外貌與對話的「風神」

「被那女人擋住的一個男子，卻叫了一聲：『咦！徐太太！』便走了過來，向徐先生徐太太打招呼，又向流蘇含笑點頭。流蘇見得是范柳原，雖然早就料到這一著，一顆心依舊不免跳得厲害。陽台上女人一閃就不見了。柳原伴著他們上樓，一路上大家仿佛他鄉遇故知似的，不斷的表示驚訝與愉快。那范柳原雖然够不上稱作美男子，粗枝大葉的，也有他的一種風神。徐先生夫婦指揮著僕歐們搬行李，柳原與流蘇走在前面，流蘇含笑問道：『范先生，你沒有上新加坡去？』柳原輕輕答道：『我在這兒等著你呢。』流蘇想不到他這樣直爽，倒不便深究，只怕說穿了，不是徐太太請她上香港而是他請的，自己反而下不落台，因此只當他說玩笑話，向他笑了一笑。」

細讀主題：情場如戰場

呈現與直陳 「她漸漸發覺了，他們單獨在一起的時候，他總是斯斯文文的，君子人模樣。不知道爲什麼他背著人這樣的穩重，當衆却喜歡放肆。她一時摸不清那到底是他的怪脾氣，還是他另有作用。」

「牆是冷而粗糙，死的顏色。她的臉，托在牆上，反襯著，也變了樣——紅嘴唇，水眼睛，有血，有肉，有思想的一張臉。柳原看著她道：『這堵牆，不知爲什麼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類的話。如果有一天，我們的文明整個的毀掉了，什麼都完了——燒完了，炸完了，坍完了，也許還剩下這堵牆。流蘇，如果我們那時候在這堵牆根下遇見了……流蘇，也許你會對我有一點真心，也許我會對你有一點真心。』」

細讀主題：情場如戰場

故事與情節 「流蘇勾搭上了范柳原，無非是圖他的錢。真弄到了錢，也不會無聲無臭的回家來了，顯然是沒得到他什麼好處。本來，一個女人上了男人的當，就該死；女人給當給男人上，那更是淫婦；如果一個女人想給當給男人上而失敗了，反而上了人家的當，那是雙料的淫惡，殺了她也還污了刀。平時白公館裏，誰有了一點芝麻大的過失，大家便炸了起來。逢到了真正聳人聽聞的大逆不道，爺奶奶們興奮過度，反而吃吃艾艾，一時發不出話來。大家先議定了：『家醜不可外揚』，然後分頭去告訴親戚朋友，逼他們宣誓保守秘密，然後再向親友們一個個的探口氣，打聽他們知道了沒有，知道了多少。」

「她〔流蘇〕未嘗不想出去找個小事，胡亂混一碗飯吃。再苦些，也強如在家裏受氣。但是尋了個低三下四的職業，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。那身份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。尤其是現在，她對范柳原還沒有絕望，她不能先自貶身價，否則他更有了藉口，拒絕和她結婚了。因此她無論如何得忍些時。」

故事與情節 (STORY VS PLOT)

「國王死了，然後王后也死了」是故事，因為它著重的是「時間順序」。

「國王死了，王后因為傷心而死」是情節，因為它注重的是「因果邏輯」。

細讀情節：柳暗花明

情節結構之喜劇性 「白公館裏流蘇只回去過一次，只怕人多嘴多，惹出是非來。然而麻煩是免不了的。四奶奶決定和四爺進行離婚，衆人背後都派流蘇的不是。流蘇離了婚再嫁，竟有這樣驚人的成就，難怪旁人要學她的榜樣。流蘇蹲在燈影裏點蚊烟香。想到四奶奶，她微笑了。

柳原現在從來不跟她鬧著玩了。他把他的俏皮話省下來說給旁的女人聽。那是值得慶幸的好現象，表示他完全把她當自家人看待——名正言順的妻。然而流蘇還是有點悵惘。

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。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，誰知道什麼是因，什麼是果？誰知道呢，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，一個大都市傾覆了。成千上萬的人死去，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，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……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歷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。她只是笑盈盈地站起身來，將蚊烟香盤踢到桌子底下。」

細讀題目：什麼是〈第一爐香〉？

寫作背景

「第一」：1943年《紫羅蘭》雜誌〈沉香屑·第一爐香〉

「爐香」：「請您尋出家傳的黴綠斑斕的銅香爐，點上一爐沉香屑，聽我說一支戰前香港的故事。您這一爐沉香屑點完了，我的故事也該完了。」

紅香爐峰：香港昔日舊名

細讀開首：誰是說書人？

敘事聲音 「在故事的開端，葛薇龍，一個極普通的上海女孩子，站在半山裏一座大住宅的走廊上，向花園裏遠遠望過去。薇龍到香港來了兩年了，但是對於香港山頭華貴的住宅區還是相當的生疏。這是第一次，她到姑母家裏來。姑母家裏的花園不過是一個長方形的草坪，四周繞著矮矮的白石字欄杆，欄杆外就是一片荒山。這園子仿佛是亂山中憑空擎出的一隻金漆托盤。園子裏也有一排修剪得齊齊整整的長青樹，疏疏落落兩個花床，種著艷麗的英國玫瑰，都是布置謹嚴，一絲不亂，就像漆盤上淡淡的工筆彩繪。」

細讀開首：「奇幻的境界」

環境描寫 「草坪的一角，栽了一棵小小的杜鵑花，正在開著，花朵兒粉紅裏略帶些黃，是鮮亮的蝦子紅。牆裏的春天，不過是虛應個景兒，誰知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牆裏的春延燒到牆外去，滿山轟轟烈烈開著野杜鵑，那灼灼的紅色，一路摧枯拉朽燒下山坡子去了。杜鵑花外面，就是那濃藍的海，海裏泊著白色的大船。這裏不單是色彩的強烈對照給予觀者一種眩暈的不真實的感覺——處處都是對照；各種不調和的地方背景，時代氣氛，全是硬生生地給攙揉在一起，造成一種奇幻的境界。」

細讀出場：襯托

映襯描寫 「她迎著他走去，老遠的就含笑伸出手來，說道：『你是喬琪麼？也沒有人給我們介紹一下。』喬琪喬和她握了手之後，依然把手插在褲袋裏，站在那裏微笑著，上上下下的打量她。薇龍那天穿著一件磁青薄綢旗袍，給他那雙綠眼睛一看，她覺得她的手臂像熱騰騰的牛奶似的，從青色的壺裏倒了出來，管也管不住，整個的自己全潑出來了。」

風神描寫 「她再向他看了一眼，試著想像他老了之後是什麼模樣。他比周吉婕還要沒血色，連嘴唇都是蒼白的，和石膏像一般。在那黑壓壓的眉毛與睫毛底下，眼睛像風吹過的早稻田，時而露出稻子下的水的青光，一閃，又暗了下去了。人是高個子，也生得停勻，可是身上衣服穿得那麼服帖、隨便，使人忘記了他的身體的存在。和他一比，盧兆麟顯得粗蠢了許多。」

細讀情節：葛薇龍與梁太太

複疊情節 「喬琪對於這一頭親事還有幾分猶疑，梁太太勸他道：『我看你將就一點罷！你要娶一個闊小姐，你的眼界又高，差一些的門戶，你又看不上眼。真是幾千萬家財的人家出身的女孩子，驕縱慣了的，哪裏會像薇龍這麼好說話？處處地方你不免受了拘束。你要錢的目的原是玩，玩得不痛快，要錢做什麼？當然，過了七八年，薇龍的收入想必大為減色。等她不能掙錢養家了，你盡可以離婚。在英國的法律上，離婚是相當困難的，唯一的合法的理由是犯奸。你要抓到對方犯奸的證據，那還不容易？』一席話說得喬琪心悅誠服。他們很快地就宣布結婚，在香港飯店招待來賓，自有一番熱鬧。」

「從此以後，薇龍這個人就等於賣了給梁太太與喬琪喬，整天忙著，不是替梁太太弄錢，就是替梁太太弄人。」

細讀主題：「我是自願的！」

結局與主題 「後面又擁來一大幫水兵，都喝醉了，四面八方地亂擲花炮，瞥見了薇龍，不約而同地把她做了目的物，那花炮像流星趕月似的飛過來。薇龍嚇得撒腿便跑，喬琪認准了他們的汽車，把她一拉拉到車前，推了進去，兩人開了車，就離開了灣仔。喬琪笑道：『那些醉泥鰍，把你當做什麼人了？』薇龍道：『本來嗎，我跟她們有什麼分別？』喬琪一隻手管住輪盤，一隻手掩住她的嘴道：『你再胡說——』薇龍笑著告饒道：『好了好了！我承認我說錯了話。怎麼沒有分別呢？她們是不得已，我是自願的！』車過了灣仔，花炮啪啦啪啦炸裂的爆響漸漸低下去了，街頭的紅綠燈，一個趕一個，在車前的玻璃裏一溜就黯然滅去。汽車駛入一帶黑沉沉的街衢。喬琪沒有朝她看，就看也看不見，可是他知道她一定是哭了。他把自由的那只手摸出香烟夾子和打火機來，烟卷兒銜在嘴裏，點上火。火光一亮，在那凜冽的寒夜裏，他的嘴上仿佛開了一朵橙紅色的花，花立時謝了，又是寒冷與黑暗……」